# 樊紹述集

序

余幼時讀輟耕錄喜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讀其句
讀艱辭自然生蒼蒼為物故恣橫縱之態為不虛所稱
趙仁舉箋註與無名氏註解者有兩本求之數十年
竟不獲後見歴詩紀事又得絳州越王樓詩序一篇
供苦無注解可釋其義今年秋得沈稱注本內載趙
與許三家註燦然可觀已然恣於自衒多刪易舊文
漸失本來余病其非完爲補綴數十條釐爲二卷傳
之人間俾幽經秘錄勿致沒滅亦韓子不忍奇貨橫
弃道側之意也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盛極矣其怪

有全於如此此韓子稱紛遝集如千卷詩文千餘篇今
所存纔兩篇耳以文之多若是其衡山古初無所剝
發又若是而今昔往來人讀者蓋鮮老子曰知希我
貴知我希故我貴也揚子雲若太玄曰後世復有子
雲則知我矣夫與代析評子雲已灼然後之身後如
欲強出出拙目共譏獎樂恐巴人倡和天下皆是賜
非高而奧縱妙絕而不許非病其晦澀則以爲無
川之文耳誰爲精討錙銖毀最文質乎宋王晟劉忱
皆爲解釋今不復有孫沖與何公兗二昔論獎所爲
文究析究爲文深旨余亦未見趙與許注原本又不

可得此區區前代注解者尚不能與契文並傳而余以淺識眇聞補輯遺餘欲附好事之末安必不墮沒澌滅也與

目

卷一

緒守居園池記

卷二

郴州越工使詩序

# 樊紹述集卷之一

仁和孫之騄晴川字輯

絳守居園池記

路史絳穆侯居二漢為縣今穀絳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衍二里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舊為故絳許謙曰記守居之園池非記守居也舊注多誤

絳即東雍

雍去絳杜氏通典絳州春秋時為晉國都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漢魏置郡於其地屬魏秦屬河東

郡秦末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不改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西魏後周以爲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附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絳郡大唐爲絳州趙註曰按春秋時爲故絳襃守記至後魏始改爲東雍州

爲守理所

守去聲所處所也方所所也漢哀紀上在酒所此言絳之爲州就東雍舊治之地爲太守治所也吳註曰唐諱治故云理一本絳即東雍爲守理所作一句絳字誤

梁參實沈分

參所今切參星也夏小正五月參則見爾雅昔參魏沈或作沈晉天文志自畢至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按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無干涉分去聲分位也荀子分分兮其有終始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是路史實沈封大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有晉陽城也沈稱日東參至不可居究極三才之事而為言

氣者汾河澗

趙註氣者風氣含者也者或作耆左傳韓獻子曰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適與漢臨汾縣有汾澮二水水經注澮川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文汾川太原晉陽山西入河言東雍者北汾河之澗澤

有陶唐冀遵風俗思

思去聲尚書注堯都不陽為冀州大唐晉州今理臨汾縣有故堯城即古堯舜之都所謂不陽也絳郡東北至不陽縣都百四十里吳註曰堯初為唐

侯後爲沃子都剛在冀州晉惟彼剛府有此冀方

詩唐風蟋蟀序風俗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韓魏之相剝剖

剝削割也剖判析也史記三家分晉韓魏分平陽

安邑趙分晉陽故云晉安邑即夏禹所都平陽襄

陵縣有趙襄子葬沈府門有字至剝剖句有治有

亂也亦引起下興廢意

此說總其上田土人

此總下減一字世說蓋相傳有此說既際河潤可

興水利則地成沃衍此人上之事故下遂責成爲

守者趙註曰俗說總括其土田之經界及士民名數與注曰不必以俗代世唐諱世爲代諱民爲人此諱民而不諱世

今無磽雜撥

磽曰交切磽瘠薄也今土田熟應士民辨治許注曰今善也世至今一句世之言者謂此地總善故宜擇其勝處

宜

趙註皆得其宜與注何非宜屬下文

得地形勝瀉水施法

潟洗昔四夜二切趙注曰既得地之形勝所以能
潟水施法後有鑿高橋絕資斯是也
豈新田又卑濕不可居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
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
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
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
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從之皆遷于

新川今絳縣是趙注言新川非後小都
州地或自有興廢
一本州字或屬上句此言絳州之地廢興有時便
責屬爲守者
人因得附爲奢儉
後淡者習於本而樹奢媒仔子曰國奢則示之以
儉
將爲守説致不理與
説或作悅與平聲下同漢宣帝曰庶民所以無嘆
息愁恨之聲者政不訟理元包經曰悅以勉人人

也不集

益修心耗物害時與

趙註曰將其修心藏物妨農仍三晉之剝剖二語

不定之辭

自將失敗窮華

韓愈曰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非華者華也窮索

盡之也敗或作贓趙註曰若爲才者失敗厚窮者

華吳注曰如上所爲將去敗厚極者華窮華披喪

永修害言

終披喪不可知

究竟披散澌滅不可測因上文與廢齊儉而言往亦不可知已沈歸曰自州地至不可知此節文法陡起雄作拔得奇從又愴然有餘

陴縋孤顛

陴城上女墻縋或作縋趙注曰陴城上俾倪也縋儉峻也言州城女墻孤高俾倪亦作睥睨縋疑是陋沈歸曰又陡起勢奇

跒倔

一本跒倔之武點作一句跒苦下切倔韓釋音倔渠勿切梗戾也廣韻跒倔不前貌趙注狀城形勢

如此與註曰駉駉肥行貌偏彊也與狀孤高疑若
行不前注截何非
玄武蹄
趙注俗說州不利太守故為真武剛厭之按玄武
北方之神龜蛇符閉避宋諱改為真武今北城謂之
玄武岡沈府門北城嵯峨應形勝語
守宿割有北
趙註曰割太守之宿北地與注曰地之北形為玄
武之蹄守宿割其地如注說則蹄作據矣又不當
截何山殺後玄武形象亦云許注曰割守居之半

以爲闕沈欲曰稍稍削去最北高危之地自其邊引東西漸覺平處起闕居

自甲辛苞大池泓

趙注正東西北包池泓深吳注甲東辛西中含池也一本自甲辛苞大池作一句沈欲曰東西地高中央卑就爲大池故如包裹

橫硤旁

說文桄閣木也硤石也以木石甃池一本泓橫硤旁作一句

淵中癸次

中陂仲切趙註池北地沈豁曰泓者深廣坎者淺
从南北門横池自北沱南水汫深廣東西兩旁則
涯涘也開雜沙石如夾東然淵者極深之處在池
北際稍西下文所謂伐土築臺工從此起又賀墉
所入故地彌高淵彌深

木腔深三丈

趙注木中空出水高三丈一本渾中空次木腔作
一句

餘

或屬上句

跳玉洙珠

山樓志曰波跳洙汩漏成音趨注水激射濺跳如是沈裕曰木腔激水之器置於深處故激勢最高

子午梁貫亭曰御趨

亭人所行梁也橋水梁也梁石橋也趨注口為二橋貫御趨亭北曰通仙南曰來遊與注曰南北二橋中交於亭按孫沖序亭池渠堤多移故處改故名今通仙來遊疑亦後來改為者沈裕曰正北為渠極於正南必二橋者池長也

虹蜺雄雌

大玄紫硯齋雲雄曰虹雌曰蜺趙注言二橋形勢

然

穹輈覤蜒

趙注穹隆輈曲橋影如虹蜺曲脊而覤蜒擬臺氣象

如蜒也吳注曰不必言影許注曰雄虹雌蜺勝者喻

橋雌蜺雌附者喻橋影影與橋相介中空而圓如

蜒狀一本虹蜺雄雌穹輈覤蜒作一句

碇似島坻

似胡懇切坻音池趙注碇止似艮水中山石曰島

水治曰坻言二橋與島坻相接亂許注曰島坻喻

亭影倒淺高者如島低者如坻

淹淹委委

委平聲爾雅委委佗佗美也趙注淹淹瀟瀟漬委委

順美狀水中橋下之景

莎蓑殺

莎草也爾雅薃侯莎其實緹梁簡文帝詩廻鞞繞

殺莎蓑假順也殺蘇牛切細無文也吳莎之色如

冠子用不殺殺注沒滅之貌

雜薔翠莫紅刺相拂殺

薔或作蘠趙注蘼蘼翠莫薔薇紅刺　吳詩雜薔薇

言井類或止言薔薇有翠葉云蘺薔也

南迎軒井

避注池南迎香亭之北軒下有井吳注曰其南迎接有軒有井虎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

附中跡日香

跡或作游香亭名也避注蘺薔附中跡出此亭詩詩曰池拔南之亭蓄池之南莎蘺葭迎至南而亭出天寶遊非楊國忠有四香閣禁中況香亭不侔此壯麗也

承守寢睟思

睟雖遂切說原室有東西廂曰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趙注亭當守之寢室睟靜思慮也沈祁曰亭當橋貫虛俯盼南北如虹蜺雙曲互窺映帶樓閣雜見諸峽花變非一日可了極于守居之後寢睟思者寢室之名

西南有門曰虎豹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注虎門路寢門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許注曰入園之門也東西與香亭並

左輔虎擲立

真誥寅獸白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冬遊注寅主東方故左輔謂虎若有所擲擊而起立沈爲日自居入閣之門也若内而閣外故輔向閣而門之雄覽仰因輔可想見

爲力千氣

遊注狀虎如此

底發

遊注底致也發猶怒自爲何底音止與詆底典禮切下也言虎之氣力從下而發進上當作一句

兟匿地

荀子曰孔兟觩虎趍注虎起捋兟匿下

豹名腦門牙快抗

趍注說文快不服也狀豕拒虎按豻豕豨兟皆猪

總名惟野豕力能鬬虎

砲火箭風黑山震將合

砲一木作砲趍注狀虎與兟鬬氣竹如是沈谿曰

砲火箭風與黑山五種震動亂忽難分極形畫之

善

右拗人册

掮髮亂也

彭衒縦緣

衍於元切趙注說文衒幡也幡上垂珠紫一作累

力追切

丹髹鍋䙰

趙注胡人袍色

牙刀裝襻撾紉

撾或作檛紉土刀切即條急就章廢者曰撾細者

曰杖小爾雅紉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謝

而炭之訓評樫而殄之謂緻趙注撾爪頭環尾柄

人除胡人身帶刀皮鞞似鞬吳注曰鞘以紫櫳沈
谿曰胡人身有刀拒鞬有鞞有櫳有鞘飲致錯蒸

白豹之斑

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逝注豹主西方故畫於西壁在胡人旁

飫距

古詩云饑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
所程度而食逝注飫飽也豹自飫距

享胛

胛或作胛胛胛背胛張宗傳中 系貫胛注背上兩膊

也趙注剞人以掌撫劉形

意相得

吳注曰自伏距下作一句

東南有亭曰新

趙注門之東南

前谷曰槐

谷首領趙注新亭門口又一亭許注曰細連上著亭字下門斧則蒙之其次敘門故新上復若亭字槐以下凡門某者則亭也皆蒙之此記敘附池某物自正北之池始次言池上之橋及亭遂言橋正

南之亭及入閣之門循虎門而東由東南至東北次正北次西北至西而竟循豹門而東爲新亭又東爲槐亭是爲新亭之前也沈欽曰連叙二亭文法似順而奇

有槐屓護

屓或作屭虛計切吳都賦巨鼇贔屓趙注屓用力也有槐若施力蔽亭吳注屓護局下文一本有槐屓護蔚作一句

蔚蓊蔭後陬

陬隅也又室東北隅曰宧趙注摯虞槐賦曰豐融

飛霤蓊鬱扶疎後頭後簷也吳注曰簷垂若頭與

前衹柎應

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

風俗通渠者水所居也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賓娶儐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僻釋名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夢溪筆談今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于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趙注曰渠水緣池決決流自西向南折赴回廊吳注曰

似韓子水激激析除鳴句法

可宴可衎

趙注可以宴集決事沈裕曰新前槐後合顧相望

而渠自西南委虵來赴于此開析可宴槐可衎也

又東鑿渠曰望月

鑿說文飛貌西都賦鳳騫翥於甍棟趙注望東過

渠有亭吳注口鑿趙本誤作騫言亭勢翬飛碑本

缺渠字

又東鑿竅所池

趙注又過池之東南角吳注曰前又東即承渠言

之此即承望月言之注過渠過池非窮角池者極

角之池當至栢字句

所雲曰栢

趙注亭高摩雲

趙注蒼官松青士竹亭遊有此三者吳注有栢句

松竹披注云補不知樊意介然否後來王介甫之

有栢蒼官青士

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亦謂出於樊也一本有

栢蒼青官士

擁列與槐朋友

趙注狀其序屬如是吳注列字屬上句

晚陰洽邑

趙注陰高邑相映合

北俯渠

吳注下至西字句

憧憧來

易憧憧往來行不絕貌趙注流不定也

刮級廻西

趙注近新槐二亭之階轉西而去吳注曰刮刮栝亭

之階級渠從西來歷南與北而復西故云廻沈邴

門又東狹者地稍高故躡級如翁及渠赴新槐之間而觀者紛逾東蹬以亭遊月又以亭承栢蒼背栢從深之色耳老者官新者士也栢陰俯接槐色又頎而見渠渠在池南栢亭又在渠南及亭渠廻不言所在

巽隅閣

趙注言圃池之東南辰巳之間隅疑隅吳注曰字書有禺門在巳曰禺中孔穎達曰禺東南隅也過隅木中故爲禺中又禺一音遇猴屬

黃原玦天

柳子厚曰其斷之突而出若水縈之若玦焉急就章牛環謂之玦趙注絳南之原其土赤黃白虎通云佩如環而缺曰玦南原盤廻掩映見天如玦矣注黃原斷處如玦見天

汾水鈎帶

趙注曰東南顧見汾水遶絳若鈎若帶許注曰汾水自絳州東北而南下郡絳州則折而西絳正在四折之間故異騁闊見有黃原如玦而倚天汾水遶于北外縈折如鈎帶也沈酔曰東南迆高故備見城外

白言謁

詩稱其為傲客行諸謁趙注曰此岡可以白事諸

謁

行旦艮岡

趙注曰平旦時岡行望東北艮地吳注曰白言謁

行何旦艮岡起下文東北寅艮地以旦言寅如上

言巽岡許注曰池中四隅則據園而言東北西則

據池而言園之東南正當守君之左盤絳依山而

城故白言謁者且于原上往來行也以園則在巽

以城則在寅中岡此以白言謁行旦何

遠崖青縈

崖或作岡岡趙注遠則見高岡青翠縈遶許注曰遠岡青色縈紆而來近於城之艮方故可俯瞰洞見城市此以艮岡遠崖青縈近句按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亞阜竦嶽有草無木泉源導於南麓之下又西南夾所逕山聯絡接勢所謂汾水紆縈遶崖青縈也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於河

近傍崖井閭點青縈

趙注曰近則所見如此吳注曰業趙本作叢字誤

所無

可四時合符去

延賓友也太玄大開帷幕以引方客

觀風雲霜露而雪

祭祓祥也

所為發生收斂

春夏發生秋冬收斂

賦歌詩

吳注門自可至此一句去斂中嶺沈啓曰白言說

不曰可或偶即事目前耳若合奇賦詩則局忌及
之故曰可

正東曰芥婿
趙注亭名也近池水色若碧故云一本正東曰芥
塘蹲澌西游望作一句

蹲澌西游望
蹲或作遵趙注游大水貌池遊蹤望

瑤翻碧瀲
瀲水溢貌一曰水波趙注水之色

光文切鏡

光水系文水波玉曰切金曰鏤趙注波紋如雕刻
然吳注碑缺光字

衆谿攪攪收窮

衆谿一本作衆深攪奴巧切吳注曰岸谷間衆深
攪攪亂動極所望沈谿曰已言東北又稍山正東
益又一際地勢高而離池稍遠故一望盡見周池
收窮者望所及也以正西有苓深雪舞故所見如
此

正北曰風堤

趙注守作北堤有亭吳注堤居下何

乘搗左右

一本正北曰風堤乘搗左右作一何趋注堤高峻

形之必用左右状策以上與注堤勢如乘如搗在

亭左右許注北堤上策基特高故乘亭若提搗左

右

北廻股勢

勢川力也一水堤挑北川股勢趋注堤上北去趋

廻如股施力又一水堤勢北川股勢增披蹴塌作

一何

增坡蹴塌

㒲從計切一作堞扱力計切一作披逍注墻扱牖
詘隱敵也跋蹋也與注扱闕扱言隱曙其閉扱若
跋蹋城牆承股勢而言

衙渠散池

逍注衙合散發形容堤勢包渠而享受池水許注
目堤上就高築爲亭基基北出直抵北城如股衙
渠謝北股跨渠上而渠流其下蓋北城之內即渠
渠而卽堤堤南卽池衙散指堤之南北也而楯檻
以下言池刎澌以下言亭兩傍之景

衙楯檻

檻楯也欄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墮墜縱曰
欄横曰楯通注風亭中俯見大池之閣檻欄連之
楯柱吳注仰風亭前而之楯檻

汱怪爛

通注楯檻雕刻奇采池中照出如燭吳注景象光
怪制耀仰下飛龍文章爛

蛟龍鉤簾

呂氏春秋水大則有蛟龍注魚二千斤爲蛟

袚遊戲嬉

大圭古者北遊而作貝處游猶切一音聊說文酢

蛟文蛇鱷蚱之夾而長者

文文章章

山海經文文音則鳥名呂氏春秋萬物章章博雅章章采也趙注云炤見水中光怪如是吳注鄭德中之物

陰飲熱欻

太玄下飲上飲出入九虛飲猶合也飲呼合切埶拹念切欻呼括切趙注陰陽飲吸墊下欻貪欲也言刻畫光怪之屬或如闔吸或如下貪歘吳注欻笑貌陰熱言水中飲欻物狀

州濆霧發桃李閒蔥

發或作裴趙注草木蒙烟霧如潰如聚聚錦上稱

穀也與注潰散也管地員五沃之土其桃其李山

谷云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

不足者蕙

神君仙人衣裳雅治

趙注狀烟霧在花木上如是

可合脫赤熱

趙注夏集此可避暑許注曰風毙之爲序而背背

木兩旁花木陰翳故可避暑沈祁門又忽入正北

又以陂池渠燦錯互發文法窈逸飛舞挺不可定

正北者荅貽之正北非池北亦非若北池北則濕

上孤頓矣若北則將思故知此正北即東偏餘地

近池者是亭爲風設則搆製取凉以有景怪遊龍

陰蔡之勢振也將渺以下似說甃壁

西北門甃

甃巨憑也以背負山周迴千里柳宗元招海賈文

巨甃頫俯丘山頹迺注亦亭名其址隆高故云

穌原

迺注廣溉禾稼地曰穌守居西北地形如此矣注

郼音灰迴誤作郼鄨郼淳名原字㕓下句或曰鄨郼原名也此文中辛以下言近巽隅以下言遠近者曰川涂曰子午曰西南曰東南而不言東北西北遠者曰巽隅曰南曰丑艮及正東正北西北正西而不言正南西南沈辭曰鄨隂郼崖取以名原葢地勢高下不一又極究暇不復攷索填砌

閒咍𩓗

咍呼來切遊注咍笑見楚辭郼原上可閒俟笑散稍愁或言原形勢如是哭注原閒咍𩓗與堤乘嶍

左右句法同

疏明諸法

趙注原上容明廣大稱本缺上一諸字

鬼眼頭耳

趙注鬼山峻乳頭大水㳙㳙動見聞也文同脈因

院記鬼眼傾耳

可大客旅鐃鼓樂

趙注可當合作樂

提鴟挈鷙

鴟鳥之狀介者顛翟鷙鷙本脩趙注曰原勢高峻

可以俯搭卑飛沈谿门高飛必於贓庭故鴟鷙惟

此開可提挈也

偫池𧮫渠

趙本偫池𧮫渠偫音豸吳注趙本偫作偫誤偫二。音歲艮切渠也尺兗切濼也又發欲𧮫亦作諑沈颒曰一池渠耳宛審則言散衍藩曠則言偫𧮫

偫乖偫閈

趙注偫支離偫閈拖以原地形勢言吳注偫乖散偫閈合以什集情態言

正西曰自濱

趙注亭名近水許注池東樹竹稻收亭曰蒼池西

樹黎故亭曰白瀨

蒼深

蒼爲竹切草木盛貌一本蒼深憐棃作一句趙注門雜草木多而深吳注併缺深字

棃

趙注曰有棃園吳注曰當小亂而逃下棃木也

棃女亭舞百份

趙注狀棃花之亂行列如是

水翠披

趙注曰此言稍田也王十朋合稱賦南風翼苗翠

汲丁丑

郮郮丁幅

郮郮一木作啟啟虛郭切劉向九數日啟啟而西

合郮首活迤迬然亂如是

迎西引東土長崖

山際日崖迤迬州城外有長巖自西來至城下

挾椭埒

迤迬櫎埒卑垣也土崖西來俯帶横埒不一

日卯西

迤迬日出入時

樵逕鳩徑幽委

鳩或作鴉越注所見徑術隱曲不窮沈豁日自淑

之地又別自一境界地平水沒不帶池渠宜桑與

稻其容曠絕邈可如然圖西不設亭樹而饒野趣

上眠樵鳩皆形容之辭不應復及城外

蟲鳥聲無人

黃昏前送王郎詩小邦王非客蟲鳥聲無人全用

此句又贈王化普云鳥聲無人分我友來郎

風日燈火之

越注卯酉時雖有風日亦用燈火言陰闇也吳汰

曰風日爲燈火妙語巽明間以下與正北曰以下
文勢各相對巽明白言謂行上無可字且艮間合
奇上上有可字正東以蹲望始以水與梨終之不
言可以何爲正北合脫赤熱西北客旅鼓樂上俱
有可字正西言梨與水及於崖徑幽委亦不言可
以何爲許注曰水翠以下言城外長崖竟日幽陰
惟風動林木而日射之若燈火

晝夜漏刻詭娩納化

娩焦毀切宋玉神女賦既娩㜸於幽靜說文閑體
行娩娩也趙注詭譎詐娩閑美納文禾晝夜所見

渦狀荷注以下總言

大小亭偃池渠問

趙注亭如偃何趾荷處吳注曰自此以下再總言

之

走池堤上亭前後

謂出池堤上亭前後觀之所見又與一本走池堤

上作一句

陴乘墉

陴猶牆謂之墉趙注女牆在城上沈欽曰乘墉者

仍前陴而兼帶正北及東西三方言之一本亭前

後瞬乘朔作一句

如迎山翠崢㩄

吳注曰迎山句承意自見下九字句法同

地高下

閎地也一木㩄地高下作一句

如原隰堤谿壑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通谿

說文壑溝也廣韻谷也坑也虛也水通谷曰壑

水引古

趙注鼓堆水見閎經言閎池之水引自鼓堆吳注

鼓古通沈欽曰此引古池渠兼受之

自源卅里

一本自源三十里卅說文三十并也韓愈孔戣墓誌曰孔世卅八吾見其孫謂孔戣乃孔子三十八世孫也今省作卅趙注鼓准在絳西北三十里沈欽曰源流歷歷與前文兩河沽水恰應

槃高

趙注高處穿池通水

槽絕

趙注絕處以木為槽通水一本槃高槽作一句

賓坍

趨注穴城入一本絕賓坍作一句

爲池溝沼渠潨潨潺終出

潨水會說文小水入大水也潺水聲爲或作共許

注曰賓坍至潺句

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閒

巷或作衖楚辭五子用失乎家衖家衖家巷也楊

子一畝一巷也田閒謂之畦一說五十畝曰畦不

地爲町風俗通術北爲阡東西爲陌街四通道也

今街衖之街汩于筆切音骨非汩汩疾流也沈括

口泊泊以下汎及城之中外不拘所見衍巷畦阡
取汲汲溉上應湧施下起人便
入汾
案注逝上句冊字讀許注曰古水自西北原之南
穴城以入則南流折而東又折而北又折而西環
冊非則自西北原之東穴城而出渠之別流則循
行衍巷上文所謂濟治是也既而復合於渠以出
衍巷水流於城中者也畦町阡陌水流於城外將
入汾者也茲又經城北流東而入汾

巨俗本

吳淞口下至汎字何木字中讀

資土悍

悍戾額猛悍剛曾有力也築也賈誼傳水激則旱額與悍同謂𥔢土堅厚九土解東南晨土正南沃土西南涸土正西并土正中巾土西北肥土正北成土東北隱土正東信土晨土淮南子作晨土管子五沃之土悍然如米五種之土彊力剛堅五凫之土堅而不胳五粢之土甚鹹以苦

水汎

詩彼汾沮洳吳注曰樹木資土勁水浸之力故巨

盛

宗族盛茂

趙注宗族木衆也碑本作茂盛又一本木汎宗族

茂盛作一句

旁蔭遠映

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

錦繡交果枝香

趙注樹木錯亂吳注果實不一枝香屬下句比裕

日錦繡八字一版一貫果當是斑字省文形容樹

木亞態如是枝則有香晚則殊麗也

畹晚

田三十畝爲畹一本亙一麗字趙注畹畝言稻田

之美一說畹疑蜿通上句吳注楚辭滋蘭九畹枝

香畹晚謂果木之畹畝華美

絕他郡

他郡絕少

考共臺亭沼池之增

沈翁曰考共至建者與前文秀俊數語應

蓋豪王才俊發以奇意相勝

趙注穀因取也詞廼平造華

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

　言至今過園池者

余退常可

　退自園池

後共能無

　吳注後至者字句

果有不

　不言否未定之辭也

補進者

　吳注句字法奇

池由於煬

趙注煬帝時吳注此此言池之始至拒字句池安小讀許注此敘池之始

反者雅文安

趙注薛雅絳人裴文安聞喜人應漢王諒反帝除此城隋史雅作粹反一作及一本池由於煬及者雅文安作一句沈欽曰煬反者謂反煬者故倒一字亦以責煬

發土築壘為拒

趙注拒王師通鑑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

管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及高祖崩煬帝遣屈突通徵之遂發兵反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兵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諒大悅署文安爲柱國與王聃等直指京師裴文安未至蒲津百餘

里諒改因名文安還以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史將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隋志臨汾郡晉州臨汾郡霍邑縣後魏置東安郡開皇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呂州

誅

雅文安既誅趙本無誅字

毀附於汙宮

毀平蔡趙注禮記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則不欲人復處之

水本於正平軌

趙注曰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吳注曰按

孫沖序云隋開皇十三年內軍將軍梁軌爲臨汾令臨汾即正平也十八年改正平軌字世榮材令也項縣前有梁軌遊記軌趙作軌字書軌矩飾切軌父毀切釋皆訓車轄頭許註曰此叙渠之始因下有河渠字故易渠曰水

辨井滷生物辨

地不生物曰鹵旁有大鹵之地通作滷趙注覆井水鹹生痘薄炭注唐志太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晉水以甘民食皆地近斥鹵故

趙注明其始一本引古沃漭作一句

沃浣人便

沃浣趙本別本俱作沃漭沃言廿滑浣言清冽趙注人以爲便

幾附於河渠

一本人便幾附於河渠作一句趙注便民惠政煕幾可載於河渠之書沈裕曰結束言戒言法關係甚大亦與起興廢平理窮推數語懸

嗚呼

沈裕曰永歎歸燼莽深切旨

爲附於河渠則可

　當決也

爲附於汴渠其可

　當成也吳注其可字用左傳二十六年子產語

皆以爲後君子

　趙注爲進也

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

　趙注唐穆宗年號吳注曰覩記中景物皆森深至

　中女時時詳所已見邪趙本末有記字砍本長慶

　下別作行無記字亦發微

敘述

右絳守居園池記二本一集古清玩石刻也跋云樊宗師自書者一以趙仁舉所注者校定也余先得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間有缺壞處以趙本較之多異蓋傳錄者因未得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闕六字趙本義亦通其亦有所傳則姑闕　吳師道識

樊紹述此記奇澀前代注解者數家趙仁舉近出宜益詳猶疎漏余因為是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著於右方按紹述文多怪僻是篇猶為好邪者蓄示詭

異折候淺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翱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爽若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絕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川使詩效盧紹樊葉川其體若將約其樣發爲其殘斷而嬌其甚者韓子奇之正二子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湊於正而奇出焉蓋非好奇之謂奇而不能不奇之謂奇是貌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爲之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推紹述謂其辭必己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或曰子謂將

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裎乎曰非也刖諸殷盤有缺文渺義焉誠不可以臆通此之倫爽以險艱聱以幽易恆以異徐察之可見矣使解者披精竭力而紬繹焉則與予豈非過人者哉皇慶二年癸丑九月二十九夜吳師道書

韓子誌樊紹述墓稱述有所著書若干曰今皆亡或謂存者僅一卷亦未之見惟此記獨傳殆不可讀往余强爲之句而多所未解及吳君正傳補正趙注始究其名義徐而涵之意若猶有異者因疏其說將復正於吳君焉愚嘗謂六籍而下文章之妙正無過于孟

子奇無過于莊周周雖外于聖人而汪洋自恣其學自有所本豈徒尚奇偶而已紹述之辭深已探北其本或未也然豈易至哉其間樹妙語皆蕩祿靡浮采纂菁英可但以險怪目之乎文章大法固不端在是但目其怪以資笑談亦淺矣延祐庚申四月十日金華許謙書

泰定丁卯予在宣城得趙氏注附池記刊本大德中知晉州日翰林徐公琰間公復所爲序引者載之與向所鈔本多異凡余所欲補正者往往增改而猶恨其有未盡也因以其本復加刊定篇中諸字名元止

未之考向嘗考見其端而許君按據文勢辨正條理悉以閩林若之皆與今改注合竊服精鑒俾存而弗削焉吁自予始較此文迄今二十年參之見聞旁經廣訪計今尚未得爲定槀也區區者猶若是況乎聖經賢傳之奥而欲以一見了之不亦外乎仲書以自儆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二十二日　吳師道識

自冲在京師得此文嘗與同人商確卒不能詳樊宗師爲唐名士不知當日負此文走人門下有誰與詳解而知之也宗師與韓退之規相推譽觀退之之文大不似此退之有答陳商書其意甚病商之所爲

文不與世相上下故揄以齊王好竽而挾瑟而干之
又不如退之終使宗師之文如是唐室承齊梁陳隋
餘弊其文益最微弱韓愈獨與籍湜李翱輩更起文
體窮出秦漢當時稱謂之無用之文韓愈死其道彌
光後來有學韓者往往失其旨則汩沒為人笑今則
尤甚嘗有人以文投陳惡作陳衍之竟月不能讀即
召其人俾篇篇口說然後識其句讀陳從以書獻謝
子之道不在文不在身學訓既成之而須口說之也
咸平六年七月沖泰詔為絳州通判月餘觀園池記
其不甚則小文字多僻缺因熟讀及游覽園池考其

亭臺池塘渠穴花木堤原川河井閭衢門戶凡為
樊記處所與昔多改徙然歷歷可見猶覩其文未能
過半太子中舍耿君說知是州將一年嘗念斯記惜
其文字缺落因磨石別刊之以永其傳中舍世為儒
家故弟起居郎亦昭文館望博古有文章愛急救民
痛竭力吏道死事于河北中舍有名於世故拂拭樊
記俾不隳没亦大好事者也沖嘗與語守何公光莘
論樊所為文章何以詰屈沖尤析究為文之深旨二
語今刊之記後景德元年九月五日孫沖序
世傳樊紹述絳閣記而讀不能句何不能字子雲好

奇將奚從問津爲余游發游開從大藏書家搜得名
公注釋流覽再四心手豁然令去官高居閒殿兼旬
因出筍中抄本與沈仲述較讐訂而公之同好者
嗟乎賞奇文析疑義此昔人所歎于披眞珠船也朱
子猶不解向鶴要從而鬮壓者輕點隱怪孰知探索
鉤致原博物君子所不廢耶請曰游發巧心受嫩拙
目自此何疏字譯而是吾御術騰遠射干以至亥豕
染習之類當令須指眼見而巧者無受嫩於拙矣仲
述學窺淵源胸有秘書三十乘不啻十倍於余偶留
同志寘出齒蘖木孔之今當亦絡述于秋一如已云

崇禎丁丑歲臘月四明楊德周序

說此文者孫趙吳許各有所是有意務盡故不得盡矣王歲到忱誰邪其注不佞頃一夕疏觀各爲分節標何探其本原衍其體指亦覺其中有經有史有騷賦小學諸美而練思闢境貴用我法亦一奇才也精思能窟佞于李翱雕琢鑿痕小於韓愈云爾

又云趙吳許三家注樊記各有當否優劣然吳許如公穀趙則身到絳來猶左氏也但亦在數百年後安能起絳述而問故覽者如淵明讀書貴得大意可矣趙說處固然矣吳則詞簡非泄影必欲絳池中有笈

航蝕蛀恐亦失真許謝凡曰某者皆存子名然如許

營搆獨不當有一樓閣堂室那得許與無逸一笑要

以可駁處尚多順治癸巳燈宵沈豚識

絳守居園池 歐陽脩一本上有留題字

當聞絳述絳守居偶來覧登一作登覧周四隅異哉樊子

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搜幽入有無一作無有一

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何斷欲學盤庚書

一本有方言留雅不訓詁 發欲古評從象奇孤何 荒烟古木蔚遺墟我來嗟

祇一作止得其餘析槐一作檜端非係丈夫蒼顏鬱鬱老

不枯靚容新擢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人虎擲

傳（一作岦）足（一作知）道記錄細碎何屈區盧氏入卦畫河
圖禹湯舉德（一作商）（一作熊）厲虞豈不古與爲世模嫉世姣
巧（一作好）（一作習）泉汗以奇矯薄駭舉恐用此猶得追韓徒
我恐共人爲躋躋作詩聊能爲坐娛

寄題錦守湖池　梅堯臣

老柘斧不食古泾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
疊嶂巧聳殘太守壁上彪蔚道丹青點石錯落澀如
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腐欲抉無聲形既不可問不
可聰懸泉瀉潺湲末停飛沫貯盡光入屏苞潭梁鳥
卬癸丁萸刺交綴乖亂挺茶官飯槐朋在庭風蟲口

烏祭嬰哼亦花木果黏枝條渠螢脫熱揺精醒 文

緣詩恰若是徑取一二傳俊价仍符河東薛太守叟

與樹附無關村

讀絳州園池記戲為判 佘淵

絳州何山為人袁日昌黎稱于此能將狀夫不為

愧雕龍小技之韙文公所謂合昔門大吉之譏正好

試官軌范刺刷柤詆盤誥詰曲聱牙棘喇非真登菁

是假難逃賞鑑眼雙瞞子精明巨耐入兩大貢半斤

且濟夜又沉一馬桶擗搬如州砂磊塊宜用叢鬼

背符炎服必且殺人亦有小山峴嚴强要與雲川兩

細看總無活物求之高闕掛乃大背弄何孤琴庶幾

別調

樊紹述集卷之一終

# 焚餘述集卷之二

仁和孫之騄一字晴川輯

## 綿州越王樓詩序

綿州秦爲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經爲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兼置潼州隋初郡廢改潼州爲綿州煬帝初州廢置金山郡大唐爲綿州或爲巴西郡今郡城即漢涪城縣是也在成都東北之要舊唐書志隋金山郡武德元年改爲綿州領巴西昌隆涪城魏成金山爲安神泉北縣三年分置顯武龍安文義盤

泉四縣七年省金山縣貞觀元年又省文義

緜之城

緜字本作綿以綿水名章有底曰州城漢涪縣治左爲綿山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臥龍伏焉

帝猲獄

猲一本作獥說文曰獥即猲本一字兩用或有一誤說文猲短喙犬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駟鐵云載獫猲獢又恐偈也史恐猲諸侯帝之云者當是恐猲之意言城勢嶮險如界或曰其地上應天狗

亦未詳今按沅州五溪州蠻皆盤瓠之後自為雄長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韓愈送文暢詩選志縱貐猲今曰帝猲獄言蜀帝式遡貐獄以撫有巴蜀又蜀之先自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乃封其支庶於蜀潛夫論黃帝後有狂犬

掀明威

掀以手高舉貌說文舉出也左傳掀公於淖徐云掀毅舉之也一曰引也明威顯威也示帝而言大洞經云太乙揚明威

㵎石術

彌愈上亦號表地彌天既彌長竟也周禮十煇七曰彌鄭司農云白虹彌天碏石又堅也沈注言彌望皆石硝廣韻碏硝藥名又礫石也本草消石一名焰硝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隴西西羌伯高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錠石硝或亦慈石陵石之類

馳洛瀨

水流沙上曰瀨魏都賦石瀨湯湯水經曰洛水出廣魏洛縣西北酈道元注洛水出廣漢翁關剛氐

游徼外東南流逕涪縣西王莽之統睦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谿西南流屈而東西流入於涪涪水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為西逕廣

漢五城縣爲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於江又經曰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於涪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於墊江沈約曰涪水出廣漢巴徼外南至墊江入漢涪州本漢涪陵縣西魏置合州以涪江與嘉陵江合隋改涪州言石砌直連涪水或云連下左陵何亦有成曰涪水自北經城西折而爲二安水自東迤邐繞城東南滙於芙蓉溪成巴字錦州東涪水安昌水合處滙爲芙蓉溪即杜子美所云東津觀打魚地今有漁父村相傳漢涪翁所居

左陵渡紅稜

陵淩一本作淩淩鴠冠子淩淩乎泳澥波而不竭淩氷也疑從淩歴也犯也沈注曰左陵綿之左阜也紅栨或地名未詳今按水經注湔水出綿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漢志蜀郡有綿虒縣注云玉壘山湔水所出東南至江陽入江應劭曰虒音斯華陽國志七國時杜宇稱帝於蜀號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山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紅積疑綿虒之訛下文釋天池者或即開明之所鑿也

釋天地

太玄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

天五爲脖天六爲廓天七爲滅天八爲沈天九爲

成天九地一爲沙泥二爲澤地三爲沚崖四爲下

川五爲中田六爲上田七爲下山八爲中山九爲

上山天地一木作天池山名綿州山頂一池方數

丈冬夏不竭名曰天池韓愈詩江作青羅帶山如

白玉簪簪與笄同釋名笄迪也所以連冠於髮言

陵勢拆天屬地

送行壬癸

沈沚陵勢自西迤邐北去

且擲跎跗於西北

捫撥也以兩手承物曰捫跐蹉跐失足也又延也

踢蹴也山海經跌踢䟢名左右有首揚雄河東賦

河靈矍踢掌華蹈衰沈注云亦言陵蟠鬱如手

撥身延足蹴多在西北不而遂行去也

蟠紅頷背

頷一作頷蟠委曲貌頷便折貌背紅則雲物草木

不一縱合上下之辭

越王正以為樓

一本作越王貞故為樓綿州圖經越王樓在綿州

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

中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日建李程詩越王曾牧綿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横玉遥開千嶠雪暗鼓下聽一江流杜甫詩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賤轉見千秋爲古惜貞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闕也沈注云樓在城西北篇中所謂送行壬癸

重軒疊飛

三輔黄圖重軒鏤檻說原軒廊也前曰軒後曰輊一曰檐宇之末曰軒魏都賦周軒注長廊之有窻

也椰子序曰堅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

門窗蒙傘

在屋曰窗釋名聰也於內窺外以爲聰也廣韻傘雨具韓愈詩赫赫炎官張火傘一本門下有明字言門則敞則窗有飛檐沈注曰蒙傘總覆冒之義樓軒飛出門窗環轉北勢高危可休章注曰州有富樂山州城東門久塞云門開爲山氣衝射不利址則登西北之樓眺東城門窗覆閉樊意或然

蹇蹇子始登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太玄曰往之蹇蹇沈

注蹇蹇子或樊自號一本子作予爲刺楚州初臨也章注云蹇蹇言歷險始野故尤棠

訓日月昏曉可窺其背

王勃詩翁翮登嶺首依然躡雲背此言登樓可窺日月出沒處況注云背負日月言過近耳不言向而言背亦背或曰訓窺日月之背若出其下也

雷電合風雲過

合相偶也不期而會曰遇遇一本作遘黔雷乍鼓爍電舒紅光風翳雁流雲謌幽岦樓中所見景象

術辛鋂睨鎩辰介行鬼神變化

韓愈鳴雁詩風雨酸若稻粱微沈注雨不言冷露不言醲星辰不言止皆登者心服如是介微動也菸註介絲也訓星辰引之偶胥元包經曰鬼出神入而變化無窮

菸本頭繡髮銜

頭一作順又作頚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繡色之錯也晉志綴髮領髮髮所以絲髮銜理之文也前言仰觀此言俯見

菝芰皆可祭祓

菝菸名又花葉並貌南都賦數草藥之菝菸芰菱

也兩角爲菱四角爲芰列子夏日則食菱芰皆可何總上草木來沈注曰垂者如菱角者如芰言形似耳而詭云可縣極曲見高明之意

既縈觀其江帶又極觀其土岡斷縣遠近

拾遺記觀入鴻若縈帶此言縈觀錦江如帶也土岡土嶺山脊曰岡縣當作濕字晉濕縣道括地象解曰趙有沃濕之流沈注謂流時之形舉在目斷縣未詳

山嶮巇若閉之東皇

楚詞九歌注春曰東皇謝朓詩樹桂迎東皇一本

作東皇嶮巇嶮又嵰崟山不平也唐志閿鄉縣屬

陝州注閿按閿字本作閺地名弘農湖縣有閺鄉

汝南西平有閺亭前漢戾太子傳以湖閺邪里爲戾

園孟康曰閺古閿字建安中正作閿鄉與投閿鄉

沈注此山似汎指所見或云迺上遠近二字讀下

崄卽險字東皇或是山名未詳

天原開見荆山

淮南子沮見荆山高誘注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

今陝西富平縣漢地理志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

懷德縣南其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水經

注荊山在扶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擧峰競擧而荊山獨秀沈注曰天曰原曠遠之極觀天如地也釋園記亦有黃原坱天俱奇語言天氣清朗時視界遼曠故遠見荊山荊山在雍州黃帝及禹得金鑄鼎之地非襄州荊山也

我共黃河咽然爲曲直淚兩落不可掩

黃一本作黃齊衍府演也咽一本作凋附雅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子水淚破舟淚疾泉乾愈詩云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翻言我其如黃流之曲直腸一日而九迴淚淚淚兩落不止

也其目星星淚之餘也過歸尚悲既歸而悲不能
解總感恪越王之意沈注云瞯或是瞯本作覸覸
也憮此高危且力既竭淚因横下俱形容語
因曰其心目無害若其目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
重爲詩以釋
韓愈納涼聯句煩懷却星星劉夢得詩一夜星星
騎馬川星醒過用又星星猶點點也一本無害若
其目果星星過歸果星星過歸尚悲章注曰目果
一本作目果否敗文旭目果果星星當作星品沈
注门心目聊愬而目自驚憤益既歸而後詩成以

懲日也星精也散也星星渙離謂不定之意

蓋不可頑詞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藻

十七字何奇與絳記余退習吁後其能無果有不

補進者何法同蕃一本作益一本能無有以以華

輩意作以無綴字漢劉歆贊綴文之士風俗通綴

又有家姊

其念蕃云

蕃字一本作綴字沈注目短何奇謂己已爲詩郡

人亦必有爲之者我意其如此云爾

危樓倚天門如關星辰宮

盛弘之云危樓傾斧按樓在城西北亥爲天門古

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天文有紫宮文昌及五

宮皆星辰宮也沈注曰幽字未詳當類擬幽之義

檄題蔣龍怪洄洞繞雷風

三輔黃圖華檄璧璫一木作檄薄龍虎怪檄屋椽

也訓檄節紛飾龍虎題檄椽之頭洞或作銅漢桂

陽太守周府君碑石縱横兮流洄洄波降降兮聲如

雷揚雄賦徙倒倒以從從留雅僕僕洄洄將也新

序曰瑕圻蛇蛻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在流遁

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欄林構櫨以

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巖鏤雕琢詭文回波

淵游濯減菱杼移抱芒繁亂澤巧偶紛挐以相摧

錯此遁於木也沈注曰欂音謏又褭想二音木名

或云卽交讓栟題木題炎也洄洄逆趨

徂秋試登臨大爲屯喬谷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

徂秋秋殺也登樓四望維時喬木零落雲霧障岑

盼西北而悄渺悵故人兮離羣沈注曰序言矚此

矚於西北此詩又言不見西北路正是山川糾繆

意耳或云西北爲言爲指長安當是有遠羈之感

然稱視長安當在西北以宮內大形言則長安正

西北癸

石瀨游濺濺土山杳杳兮

楚辭石瀨兮淺淺一音濺濺濺水疾流貌薄旁湔

也相如傳東征士卝方北指石瀨瀨水流沙上也

兮高也又窈也沈注曰前薄舵怪當是延近如薄

兮之義此薄濺濺謂淺薄然不似高處下視許疑

當作磷薄磷亦通用

昔人剏爲逝所適舵顏紅

逝一本作逝剏一本作拚舵飲酒朱顏貌言逝斯

樓者不復在側然歲拚惟酒可忘憂拔越王貞則

天臨劍除蔡州刺史乖拱三年起兵匡復凡二十
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
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
遊于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未幾而及
禍神龍初追復爵土沈注逃字未詳

今我茲之來猶被成歲功

沈注曰蓋四省斂至也自此以下似有闕佚則前
文西北作長安解及序中送行躑躅蹇蹇辛酸淚
雨悲落落語亦可意會

樊川樞料敵游回歐芳跋

周禮場人掌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植科畝謂刺史計田征稅也沈注曰科畝未詳似謂富人不耕而食者或指郡中有此人今按唐制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如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後諸江南亦以布代租自開元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之法弊壞自代

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居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

地財無發厚人寔安得豐

管子地生爲財以養爲物而無取焉得字一本作取字恭仁青苗錢地頭錢納質錢銅鐵錫鉛與鹽

蜀麻竹木茶漆以及榷酒榷麴時蔬菓果者莫不
有稅物力凋敝極矣民安取豐
既之富庶能干蔦慙文翁
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
蜀郡太守史失其名集古錄有漢文翁石柱記云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
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頗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
云按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
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並皆焚
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

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尉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嘗是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錄異記文翁廬江人為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嘗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為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猪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乙巳秋日余病初起友人携胡應麟文集來偶翻閱百万卷中有逍樊宗師集後云燕市中得一書題曰奇文集函兵荀之逍樊宗師絳守居園記也退之嘗為樊志墓紀其若作甚盛今行於世惟此篇為文而篤奇僻者可以少有矣據柔語假借見圖池記一篇不知又有綿州越王樓記一篇也又仞得世人當趨于畔

恐乎唐而以古人之奇文為不足欣賞也文之奇者莫奇於易易得矣莫正於詩詩傳矣為文者不奇詭於堅而已奇正兩途因並行不悖耳文之傳多不傳少數也命也劉君世近文集百卷具在不知後千餘年刊如樊文之傳兩篇否耶或一篇僅傳固未有定也而非薄古人絶後學嗜奇好古之心豈可謂耶

附錄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元和九年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副

梁維西南屏山厲水刻屏 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為興元府今為陝西漢中府

稟生肖勍剛難諧在民物 勍音黥強也或作勁

公非軸老（倖農川榮陽伊公）京幹力健惱（惱渠勿切遥惱沒以後引）飲帝浴女弓往牙瘢淵全堆（全塘也堆音拂堆埣塘也雅）戚風挾悲氣嵯巔兩剮拂沽沒華累閉指譏發悅敘（華陽五木惟梁州潤山市所頌也今在奚城縣）誠倪宿而美章彙霍炳尉日延講大訓龜刊錯衰叢樊于坐貿若演孔刮老佛金春城玉應厭貝劇慈慘（慈與慘金皆否字言貝慘交契如此）遺我一言亜睨愛惕春慄群憐我草淵呀谿狄搭撕如新去耳聤（耳聤耳垢也）雷迻逅颶颶（颶音巨或作颶或作颶颶字書未見或與颶同颶也筆切）綴此豈為訓但言絡莊俳

與鄭相公書

再承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愛慮深遠爲有以兒大人君子篤於仁義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如所論裨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甓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孟氏兒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爲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孝二弟鄙郢鄭氏兒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伏東野之妻兄弟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北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

利宜候諸氏兄弟到分寸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致遺漏猶其一一詳報不宜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

伏聞貧假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恩行論爲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祭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

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
又習于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
兢守野未爲榮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
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
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
貨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
更容敝门言之退增汗慄謹狀

爲樊宗師狀

擬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今人不識紹述文以為怪僻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非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劉統軍墓誌 公諱昌裔字光後

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

示兒詩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悶誰與頻莫與張樊如

則良損樊宗師也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嵩山天封宮題名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朱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祁水遇雷明日觀啟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陳無己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集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傳加其文惟其過之故著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路道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按唐藝文志樊作皆有其目稱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卷曰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

爲文不剽襲設科寺居爾記誠然亦太奇澀矣朱子
故劉忱皆爲之解釋趙仁舉作其又爲箋記如諸韶
碧潔鬼眼頑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之
云在絳守居園池記唐樊宗師撰或云此石宗師自
書嗚呼元和之際文章之
盛極矣其怪奇至於如此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
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
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
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
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
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
爲綿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述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一年徵拜
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

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某年若干紹述諱

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

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

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

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

絕來從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躅

唐書本傳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儲一作傾諸以濟白能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薦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角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敗氣沮索沮一作紐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皋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

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曰成計至帝爲輟宴罷朝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績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閔康侯云董彥遠丞絳州得碑記刓刮剗洗見紹述於後自釋云云可知紹述當日亦慮後人難解不得

不下注脚耳

晴川日記中黑山二字是借用語按黑山在大漠之北朱部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沈括奉使嘗帳宿其下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無名氏水鼓子詞雕弓白羽猟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青冢路邊荒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食貨志述中四年六月戶部侍郎趙贊請置大田天下田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日公桑自王公至於匹庶差借其力得穀絲以給國

用節從其說贊熟計之自以爲非便皆衆不下植田科斂句蓋指此

文石室先生詩多用緇迹何有曰坐可脫赤熱曰鬼服又頌耳曰雹風雹火相卷射曰萬鈞力千氣凡幾其送王恪司門知絳州云絳守園池天下誇緇迹有記詞聱牙莽官吉士左右樹神君仙人高下花遶水依然尚鈎帶舊門深巳無獵撥自憐俗狀不能到此去奕君尋安衙則全迎記中節爲詩也

郭璞山海經注𣏌廣之野素女所出也一切貶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

廣川書跋絳州碧落碑云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
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
絳守居園池記曰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
以工自見時出所長與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怪詭譎
怪而後已金玉珠象人之所寶櫃櫝豫章人之所材
至于大宇之下常珍滿目故非詭玩怪產不足以發
其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
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
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
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

珠其至耶

又園池記別本云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益紀

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之崇寧三年余

至絳州乃刓刮削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

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鵰亭白鷴亭白鷺白濱亭名雅薛姓舜人文安

裴姓聞喜人與雅同憲漢王蒜反軌梁姓為正平今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

而後可以識也嘗謂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

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

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弊于今者碑刻書疏

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詐語鄙俗如村野訟牒

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歎然以古學為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絳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詭於立塗轍洋而鄉若者也

唐藝文志云樊宗師春秋加減一卷元和十二年國子監修定

滌一作綠璣時忍切左盡一本左皆摶稱各切新當作新執虛器切綠一本作綠綠為齊軒嘰鈕衡切所為夫啟拱一作披衡渠一本作御渠嫋一作嫋漬一本作流雅治一作雅冶梨一作犂梨迎西引東一本作迎引西東埒齊劣日卯酉日或作自卯酉作卯酉盡

鳥一作蟲鳴亭前後一作亭後前深育發土長庭土

桿二土字俱作士字汎漸頂切一本作祖一本雅文

安下多一誅字

壬癸一作癸壬癸癸子始發一作癸子始發風雲過

過一作過二餘北湘燈餘

樊紹述集卷之二終